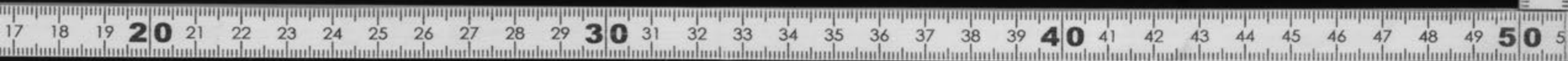


馮氏錦囊勞瘵秘錄諸血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馮氏癆瘵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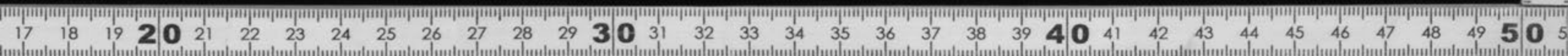
上

h 71

第十卷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E-35



2冊

490.9
Hy-4
1

No. 1973
17 h 71



1205

醫生 宗國重進所持

錦囊秘錄癆瘵諸血序
 竊惟雜病之中古來于倭于漢
 群醫縮手盧扁所走之疾者癆
 瘵之一證也最自漢已還都雖
 樹虛勞門大槩泥滋陰降火之
 見而本源方法轉相鹵莽矣於

醫方類聚

卷二

五支汗刊

越當康熙季間有一疇人馮楚
瞻者凡積三十載而纂輯錦囊
秘錄二十卷近頃渡神州予
初周覽既了個裏癆瘵諸血之
二門悉舉歷代諸名家之立論
治法而飽折衷之且加馮氏工

案製方而熟品評之則於瘵疾
之一證王道正平做得圓密而
全靡餘蘊焉後來就旃瘵旃百
凡疑難不敢紊亂猶鎖之得鑰
乎啻預不致其難治之方便此
其要也故今更拔茲二門而鑄

諸梨棗徧欲使世人識之者爾
 嗚呼婆心熱腸誰為馮氏謂後
 代子雲耶呵呵固為之序
 享保庚戌首夏同天節

恭齋長岡丹堂
 含毫於敬義處



馮氏錦囊勞瘵秘錄卷上

男 乾元龍田

海鹽馮兆張楚瞻甫纂輯 門人王崇志慎初全較

男 乾亨禮齋

勞瘵病論證治
首列丹溪節齋專主滋陰降火以
 寒涼立論數篇理淺易窺以寒治
 熱似乎平正殊不知苦寒入胃生
 可偶合消渴抑陽光
 滋生化育或稟賦偏陽之人希
 終非久服調養此其弊也後列諸
 腎扶脾保肺諸篇理難明以
 水中補火調心補腎扶脾保肺諸
 溫除熱補脾保肺養陽生陰似拙
 澄源之至要得無失愈佳此迂實
 並存學者細心玩為功為弊一日
 趨向以理淺者首擲之猶易入門
 而可登堂入室也

五臟各一惟腎有二九藏真水右為相火少年之人嗜

勞瘵秘錄 卷上
慾無節致傷真陰相火尤旺火寡於畏自下衝上自裏達表故名骨蒸癆瘵其症有二火衝於上焦者發熱之中則兼喘嗽痰血肺痿肺癰等症火結於下焦者發熱之中則兼淋濁燥結遺精盜汗腹痛驚悸等症然火與元氣勢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經曰少火生氣壯火蝕氣可見火爲元氣之賊火既熾而氣傷矣氣傷則不能運化水穀水穀停留而爲濕熱生蟲生積之所由也治之之法滋陰降火是澄其源也消痰和血取積追蟲是潔其流也醫者可不補虛爲主而兼去邪乎

人之身陰常不足陽常有餘况節慾者少過慾者多且夜氣宜靜靜則神藏宵歡縱恣反擾動之精血既虧相火必旺火旺則陰愈消而癆瘵咳嗽咯血吐血等症作矣故宜常補其陰使與陽齊則水能制火水升火降斯無病矣故丹溪先生發明補陰之說謂專補左尺腎水也古方滋補藥皆兼補右尺相火不知左尺原虛右尺原旺若左右平補依舊火勝於水只補其左劑其右庶得水火俱平也右尺相火固不可衰若果相火衰者方宜補火但世之人火旺致病者十居八九火衰成疾者百無二三且人在年少腎水

正旺似不必補然慾心正熾妄用太過至於中年慾心雖減然少年斲喪既多焉得復實及至老年天真漸絕只有孤陽故補陰之藥少以至老並不可缺丹溪發明先聖之旨以正千載之訛其功甚哉

勞瘵

勞瘵之症不盡屬陰虛亦有陽邪入裏傳為骨蒸漸成羸瘦者故玄珠曰五行六氣水特其一耳一水既虧豈能勝五火哉醫不知邪氣未除僂用補劑邪氣得補遂入經絡至死不悟夫涼劑能清火養水熱劑能補火燥水理易明也惟無熱無積之人脉微無力方可補之必察其胃中及右腎二穴果虧後用補劑可也

節齋
勞瘵
治法

葛先生曰萬病莫若勞瘵最為難治耽嗜酒色耗散稟元嘔血吐痰發熱倦怠面白頰紅口燥咽乾遺精白濁盜汗自汗重則半年而斃輕則一載而亡滑伯仁曰患勞瘵者當治於微病之初莫治於已病之後若正氣既衰邪氣獨盛服藥無效針灸無功節齋曰男子二十前後色飲過度損傷精血必生陰虛火動之病睡中盜汗午後發熱哈哈咳嗽倦怠無力飲食少進甚則痰涎帶血咯唾出血咳血吐血衄血身熱脉沉數肌肉消瘦此名勞瘵最重難治輕者用藥數十服重者期以歲年然須病人堅心定志絕房室息妄

想戒惱怒節飲食以自培其根否則雖服良藥無用也此病治之於早則易若到肌肉消燦沉困著床尺脉沉取細數則難為力矣又忌大服人參若曾服過多者亦難治誠恐陰虛火盛者氣得補愈盛而反耗其陰血矣今製一方於後凡見潮熱盜汗咳嗽倦怠趁早服之

川芎 熟地 天冬 去心皮 知母 蜜水拌炒 白芍 炒
 當歸 白朮 各一錢 生地黃 酒浸 甘草 炙各五分 黃柏 蜜水
 陳皮 各七分 乾姜 三分炒 右剉用姜水煎空心
 溫服 隨症加減

凡五臟六腑氣血不足為虛虛甚而臟腑經絡有虧為損故內經之論虛癆惟是氣血兩端毋論勞心勞力皆能損傷精血而其房勞更甚者蓋形與神俱勞而精與氣均損皆足以漸涿成癆也至巢氏始分五臟之癆七情之傷甚而分氣血肌精筋骨之六極又分

腦髓玉房胞絡骨血筋脉肝心脾肺腎膀胱膽胃三焦大小腸肉膚皮氣之二十三蒸本事方更分傳屍鬼疰至於九十九種其鑿空附合使學者惑於多岐用方錯雜宜遵內經為式第於脾腎分主氣血及以

以上方論專主滋陰降火以寒治熱凡右尺洪大有力或性稟偏陽者借此暫抑陽光然終非濟生之本也

真陰真陽究心則了然矣

身中有三曰元精曰元氣曰元神三者乃身中之真精
真氣真脉也精乃臟腑之真非榮血之比故曰天癸
氣為臟腑之大經為動靜之主故曰神機脉為天真
委和之太氣經謂其名有三曰命之本氣之神形之
道其機運升降皆隨氣而動因血而榮精氣資始相
生不失以養一身為人之司命形質之體用也若精
不足則氣失資化氣不足則血失所榮血不足則氣
無所附天真散亂而病生焉氣虛則惡寒血虛則發
熱寒熱交困氣血愈傷百病踵至矣

靈樞曰兩神相搏

陰陽夫婦

合而成形當先身生是謂精上

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漑漑是

謂氣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

於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中

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營氣約束令無

所避是謂脉精脫者耳聾腎衰氣脫者目不明清陽不升津

脫者腠理開汗大泄如油如珠者液脫者骨屬屈伸

不利筋失所養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夭

然不澤其脉空虛脉為血府

靈樞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於性命者也

經脉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
 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裏司開闔者也志
 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
 血和則經脉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
 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裏緻密矣志意和
 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臟不受邪矣寒
 溫和則六腑化穀風痺不作經脉通利肢節得安矣
 此人之常平也五臟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
 六腑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

脾胃
補養
論

心肺屬陽在上損則色敗腎肝屬陰居下損則形萎虛

證不屬於氣即屬於血五臟六腑莫能外焉究之獨
 重乎脾胃腎繫先天元陽脾生後天氣血水為萬物
 之元土為萬物之母二臟安和一身皆治百疾不生
 蓋脾具坤柔之土德實有健運之乾功土為金母金
 乃水源脾安則土不凌水水安其位故脾安則腎安
 也腎兼水火腎安則水不挾肝上泛而凌土濕火能
 益土蒸腐而化精微故腎安則愈安孫真人云補脾
 不如補腎許學士云補腎不若補脾兩先生深知二
 臟為生人之本又知二臟有相贊之功故其說似背
 其旨實同也救腎必本於陰血血主濡之血屬陰主

下降虛則上升當斂而抑六味丸是也治脾者必本乎陽氣氣主煦之氣為陽主上升虛則下陷當升而舉補中益氣湯是也是補腎理脾法當兼行矣然方欲以甘寒補腎其人減食又恐不利於脾方欲以辛溫快脾其人陰傷又恐愈耗其水兩者並衝而較重脾土以脾上交於心下交於腎故也若腎大虛而勢危困者則於峻補真水之中再補真火則不獨腎家之水火和平而補土之功亦寓於中矣

丹溪四物湯知母黃柏之論

丹溪治陰虛之證用四物加黃柏知母今用之而不效何哉蓋人稟偏陽偏陰之質原不同古今厚薄之異

復迴別即丹溪云實火可瀉虛火可補癆症之火虛乎實乎焉可瀉也此不過暫抑陽光則可若久賴以滋陰長養即偏陽之人亦不能變天地陰寒肅殺之氣而為陽和長養也且陰既虛矣火必上炎而歸芎氣辛味溫非滋虛降火之藥川芎上竄尤非陰虛陽浮者所宜生地甘寒非胃弱痰多者所當知栝苦寒雖似滋陰其實燥而損血非龍火所宜且傷胃也血藥常潤且傷脾也陰慘之藥何能化育乎且虛癆之疾百脉空虛非粘膩之物不能實也精血枯涸非滋潤厚味濡之不能潤也惟當調心補腎溫養滋補氣

血漸長本元自復以久取效始終尤以脾胃為主如
 吐血病每以脾胃收功咳嗽症兼脾腎藥為主去病
 之功已在於斯其發生氣血長養精神為心腎化源
 之機者尤在於是也故食少不能生化精血縱加噯
 補不能成功且見癆症之死多死於泄瀉泄瀉之因
 多由於寒涼誠可痛戒矣但有輒以桂附溫熱為事
 者此惟火衰者宜之倘燥熱之人內無精血者不堪
 當此猛劑能無助火為害哉故獨用熱藥者猶釜中
 無水而進火也過用寒藥者猶釜下無火而添水也
 非徒無益而反害之

苦寒成濕論

水火既濟之論

夫脾為至陰化源之本也但當甘溫生發胃中元氣而
 熱自除若以滋陰降火為事則既傷胃中生發之氣
 况虛人之氣有降無升秋冬肅殺之氣多而春夏生
 長之氣少病既肅殺而藥復肅殺之能不速其斃乎
 况虛人中氣脾胃衰弱自不能滲濕運化飲食致變
 精微乃遂其陰火蒸燂猶水煮為鹽釀成濕熱而成
 痰不思壯其資生之本而偏用清熱消痰之劑則脾
 愈虛愈濕愈濕而痰愈多益冷胃傷而減食脾
 傷而泄瀉所謂治熱未已而中寒復起矣

夫陽者氣陰者血元陽虧敗則陽虛生外寒寒邪損陽

肺為氣主肺損而下終於腎真陰虧敗則陰虛生內熱熱邪損陰腎為精本腎損而上及於肺故有真陰真陽之論精為陰人之水也氣為陽人之火也水中不可無火無火則陰勝而寒病生火中不可無水無水則陽勝而熱病起水虧者大補真陰火虛者大補元陽然真陽之衰敗由於真陰之虧損故配水配火之功潛心默會治瘵之法盡矣

五勞六極之論

五勞者五臟之勞皆因動作勉強用力過度曰勞又曰受氣貪慾則為勞經曰瘵之成也男子因精不足女子因血不流夫男女以精血為本精虧血閉而瘵以

成然男女皆有精不必以男精女血為辯總不外乎五臟之有傷治者須當審明傷於何臟或陰或陽對臟對症而調補之如飢與食渴與飲方能濟如憂愁思慮或曲運神機則傷心心傷則脈極持重遠行或盡力謀慮則傷肝肝傷則筋極飲食勞倦或意外過慮則傷脾脾傷則肉極形寒飲冷或預事而憂則傷肺肺傷則氣極醉以入房或矜持志節則傷腎腎傷則骨極精極者即臟腑精氣衰竭齒髮枯落形體皆極也故有五勞之名如志勞心思勞憂勞瘵勞是也六極之謂如氣極血極筋極骨極肌極精極是也

七情之別如陰寒陰痿裡急精枯精少精清陰下濕
小便數臨事不舉是也然勞病本不自生或抑鬱成
勞多氣成勞傷風不醒成勞男女失配積熱成勞久
瘧成勞酷慾成勞過飲成勞傳染成勞產怯成勞所
因雖多未有不因虛弱勞傷心腎精血耗損而得精
竭血燥則勞生焉蓋心主血腎主精心本熱虛則寒
腎本寒虛則熱腎水既少豈能反為寒病經云足少
陰虛則口苦舌乾足下熱而痛故治水虛火實而熱
者惟宜重濁補陰為主有專事溫熱補陽為治者以
為人之陰中有水有火水虛者固多火衰者不少未

有精已竭而元陽不衰者故議補陰以陽為主况腎
本寒補助實資於溫可以發揚腎氣則陰陽交蒸而
精生雖然貴宜審其陽虛陰虛而濟之以配水配火
救其偏而使之平則無弊矣太寒則愈虛其中太熱
則愈竭其內補陰之外更有補養脾胃一法蓋土為
萬物之母水為萬物之源治虛補其生我治勞補其
助我土健則金生金生則水旺水旺則虛火有制矣
但補腎者主乎陰精救脾者主乎陽氣甘寒補腎不
利於脾辛溫快脾愈傷其水故貴宜補腎之中不脫
扶脾補脾之中不忘滋腎且虛勞咳嗽肺金之病也

然脾喜溫燥肺喜清潤保肺則礙脾補脾則礙肺若
是則惟有補陰劑中佐以補火一法以補土之母則
火降下而肺金自寧元陽藏納而脾官健運蓋脾有
生肺之能肺無扶脾之力故補脾尤要於保肺滋水
必兼乎保火脾元固而化源生真陽固而陰道長矣
但藥能治病補虛不能移情易性大宜絕房慾節飲
食戒惱怒遠憂慮以卻癆病於未牢若至聲啞咽痛
肉脫泄瀉痰多聲嘶汗出一側眠肛門生瘡脉弦數
而細或浮洪而大如是等候雖有虛扁難為力矣張
三錫曰勞傷五臟皆能成癆獨肺癆莫治蓋肺中藥

餌難及滋陰清肺在肺難見其功於脾易增其病耳
人身之陰難成而易虧所謂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
者也然益陰之藥必無旦夕之效夫精氣久已衰微
欲使水中之火溫養胃氣而滋化源惟有緩以圖之
不宜於助陽亦不宜於抑陽蓋助陽必至亡陰抑陽
必用純陰純陰之劑與胃氣不相宜夏得秋冬肅殺
之氣矣助陽之藥能扶胃氣於片刻飲食亦因而加
倍有似神強氣旺未有不驟喜者久之陽愈盛而陰
愈燥故助陽抑陽豈可施於陰虛之人乎先賢治勞
不敢過用參芪正恐陽旺而陰消耳

君相
之火
治法
之論

精血篇曰男子精未滿而御女以通其精則五臟有不
滿之處異日必有難狀之病誠至言也
有形之陽與無形之陽何也無形之陽即命門之相火
也晝則動而施用於心夜則靜而歸藏於腎生氣之
原無形之虛故曰無形也有形之陽即君主之心火
也心火乃我後天日用之火而生於命門故心胞絡
繫於命門而相火附焉經言七節之旁中有小心正
謂此也然心火若不生於命門則內經不言益火之
源以消陰翳夫源字之義有母字之理存焉是以君
火乃有形之實可以水滅濕折相火乃無形之虛不

婦人
勞損
原始
論

可以水滅濕折惟當從其性而伏之由此觀之則無
形之陽與有形之陽判然明白矣
經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為
風消為息責者死不治謂二陽之病發於心脾心脾
之所以病者在於不得隱曲蓋心主血脾統血婦人
百病皆自心生若憂思抑鬱扼腕不可告人以致心
氣結而心火燔由是心血虧耗而出納之用已竭且
母能令子虛脾不健運而食少矣食少則胃氣益虛
肺失所養氣乃滯而不行水精不能四布無以滋長
腎陰腎主二便腎虛則太腸無所稟而傳道失常經

云飲食入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大腸主津小腸主液腎少母陰則心火轉熾而小腸之腑傷脾不散精則肺金少養而大腸之腑涸所謂二陽之病發心脾也蓋水穀之氣入胃清者為榮濁者為衛人身榮血充溢以奉生身者全賴穀氣之盛化其精微榮於臟腑今胃既少納受大腸少傳送則胃與大腸之津液俱乾將何榮血而充經脈乎此胞脉閉而經血涸月事不以時下也夫萬物遇風而萎癘風消者肌肉盡削如風消之也息賁者肺陰枯竭胸中膈中之氣呼吸壅塞息賁而喘急也病傳至

此已屬大危若猶未也庶可施治於未然後賢有云童男室女積想在心多致勞損在男子則神色先散女子則月水先閉此之謂歟

論精氣

陰陽交而天地泰精氣合而人身安人身一小天地也人中以上眼與耳鼻竅俱偶即易之坤人中以下口暨二便竅俱奇即易之乾陰在上陽在下所以保泰也陰主受而陽主施所施過於所受則病生焉故貴節慾以葆其天真精氣二字從米是精氣皆生於米也故曰得穀者昌失穀者亡人之所持以生者精氣也衛氣也榮氣也精氣者從腎之所生衛氣者從肺

之所生榮氣者從肝心之所生三者之氣雖各有所自然合而一之則均以脾胃為本經曰脾者孤臟以灌四方又曰五臟皆稟氣於胃故古人有補腎不如補脾之論也

腎氣丸方論

八味丸者張仲景所製之方也君子觀象於坎而知腎中具水火之道焉夫一陽居於二陰為坎此人生與天地相似也今人入房盛而陽事易舉者陰虛火動也陽事先痿者命門火衰也真水竭則隆冬不寒真火息則盛夏不熱是方也熟地山萸丹皮澤瀉山藥茯苓皆濡潤之品所以壯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潤之

物能於水中補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養則腎氣復其天矣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即此方也益脾胃而培萬物之母其利溥矣精要云久服必肥健而多子以見壯補精血之驗也仲景曰氣虛有痰宜腎氣丸補而逐之又曰八味丸者水乏為痰之聖藥丹溪云久病陰火上升津液生痰不生血宜補血藥以劑相火其痰自除易老云八味丸治脉耗而虛西北二方之劑也金弱水勝火少火虧或脉鼓按之有力服之亦效

腎氣丸增減之論

張
按人身所生疾病未有不因陰陽失調水火偏勝况

癆怯本由臟腑氣血內起之病治之者尤宜於陰陽水火條分縷折調之適之以平為已則病不攻而自退八味丸一方誠如用兵之八陣立法周匝不能出其範圍也蓋無陽則陰無以生所以有桂附無陰則陽無以化所以有熟地山茱先天之真陰真陽既已並補夏入茯苓山藥以助脾胃使化源有自而後天之生發無窮牡丹皮以太陰分之伏熱澤瀉以瀉龍雷之邪火宿水夏同茯苓淡滲搬運諸藥下趨蓋一瀉一補則補勢得力倘有君無使則獨力難行其中變化神而明之難以言盡如龙尺洪數而陰甚不足

者熟地可加右尺細微而陽甚不足者桂附可加左關無力肝氣不足者山茱可加右關無力脾胃不足者茯苓山藥可加胃火骨蒸倍甚者丹皮可加陽餘陰虧之甚者桂附可減胃弱中氣虛寒之甚者丹皮可去燥瀉有陽無陰者澤瀉可去孤陽浮越腎氣不能斂納者夏加五味子以助山茱之酸收陽虛精血虧甚者夏加鹿茸河車精血有情之品以峻補草木之功腎虛不能納氣氣留上焦上實下虛者夏入牛膝以助下行脾胃虛寒不能蒸腐閉藏而為晨瀉者夏入補骨脂兔絲子以兼補脾胃之陽為先天後天

服法
之論

之藥是皆佐使之所宜可以共劑而贊助成功者也
 至如白朮當歸人參黃耆仙茅首烏之類俱有大力
 但性稟不同所類非一何能逐隊爭功且補氣補血
 與補真陰真陽尚有異也倘混施加入各持己力紊
 亂經絡彼此牽制非徒無益也至如枸杞覆盆蓮肉
 之類力量太緩多加一味多緩一分難圖速效矣
 八味丸有以淡鹽湯送之者取鹽能潤下而軟堅有虛
 火者引而下之也米湯送之者取脾稟恬淡之真味
 生精最速因補腎以及脾也白湯送之者不疾不徐
 不熱不燥也溫酒送之者取行藥力更快冬天可以

禦外寒也有煎補中益氣湯送之者必因元氣下陷
 之症既欲固其根本復慮走下太速下實上虛更提
 中氣以升之使三焦元氣常在也煎理中湯以送之
 者必脾腎沉寒先理中宮可能達下也煎生脉散以
 送之者取金能生水使子母相生肺之氣注於腎而
 為衛也如此煎湯送丸皆因病急不能久延標本須
 得並顧故倍煎藥之銳氣以開前導之先功運送水
 火之神丹鎮納丹田以保元陽之永固煎劑之功少
 過丸餌之性復崩從根本以及三焦陽和常在意深
 遠矣况人生百病雖多而最重莫大於風癆臍膈四

症是藥久服真火固注丹田虛風何由驟起中風之
 症可無慮矣甘溫能除太熱滋補精血易生骨蒸伏
 熱無地可容癆症之成自難牢固真火既充於下元
 氣自長於中健運如常中滿何自膨症之患夏無慮
 也釜下有火鍋飯自熟遊溢精氣水精四布燥澁膈
 噎何患成之大症既可消弭小病斷難沉困誠衛生
 至審立命之神丹張特創此服法以補古人之味盡
 錢氏減桂附名曰六味地黃丸以治小兒謂小兒純陽
 故也凡腎虛不能制火者此方主之腎中非獨水也
 命門之火竝焉腎不虛則水足以制火虛則無所制

六味
丸之
方論

而熱症生矣名曰陰虛火動河間所謂腎虛則熱是
 也今人足心熱陰股熱腰脊痛率是此症乃咳血之
 漸也熟地山茱味厚者也經曰味厚為陰中之陰故
 能補少陰滋腎水澤瀉味鹹鹹先入腎地黃山藥澤
 瀉皆潤物也腎惡燥須此潤之此方所補之水無形
 之水物之潤者亦無形故用之丹皮者牡丹之根皮
 也丹乃南方之火色牡而非牡屬陽味苦辛故入腎
 而斂陰火益少陰平虛熱茯苓味甘而淡甘從土化
 土能防水淡能滲泄故用之以制水臟之邪熟地溫
 而丹皮涼山藥瀘而茯苓滲山茱收而澤瀉瀉補腎

而兼補脾有補而復有所瀉相和相濟以成平補之功乃平淡之神奇所以謂古今不易之良方益脾胃而培萬物之母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即此藥也六味加五味子名曰都氣丸述類象形之意也

滋陰降火者乃謂滋其陰則火自降當串講不必降火也蓋二尺各有陰陽水火互生化當於二臟中各分陰陽虛實求其所屬而平之若左尺脉虛弱而細數者是左腎之真陰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遲軟或沉細而數欲絕者是命門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至於兩尺微弱是陰陽俱虛用十補丸此皆滋其

真寒
假熱
之論

先天之腎源實萬世無窮之利自世之補陰者率用黃柏知母反戕脾胃多致不起不能無遺憾於世病熱作渴飲食便秘此屬實熱惡寒發熱引衣踈臥四肢逆冷大便清利此屬真寒人皆知之至於煩擾狂越不欲近衣欲坐臥泥水中此屬假熱之症甚者煩極發躁渴飲不絕舌如芒刺兩腎燥裂面如塗朱身如焚燎足心如烙吐痰如湧喘急咳嗽太便秘結小便淋瀝六脉洪大無倫卻似承氣白虎湯症然承氣白虎入口即斃此腎陰虛極陽無所附浮散於外非實火也當急以加減八味丸料一觔納肉桂一兩水

頤煎五六碗冰冷與飲諸症自退翊日必畏寒脈脫
真候自現矣當峻補其陽急以附子八味丸料煎服
自愈此症與脈俱變其常不可以常法治之者也若
有產後及大失血後陰血暴傷必大發熱亦名陰虛
發熱此陰字正謂氣血之陰若以涼藥正治立斃正
所謂象白虎湯症誤服白虎湯必死然雖陰氣大虛
亦不用四物蓋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幾希之氣所當
急固須用獨參湯類使無形生出有形來此陽生陰
長之妙用也然氣虛血虛均是內傷何以辯之蓋陰
虛者面必赤無根之火戴於上也若是陽症火入於

虛火
上炎
治法
之論

內面必不赤其口渴者腎水乾枯引水自救也口雖
渴而舌必滑脈雖數而尺必無力甚者尺雖洪數而
按之必不鼓此為辨耳雖然若其人曾服過涼藥脈
必反有力而鼓指矣是逼陽於外假有力也戴復菴
曰服涼藥而脈反加數者火鬱也宜升宜補切忌寒
涼犯之必死毫釐之危在人性命慎哉
有腎虛火不歸經太熱煩渴目赤唇裂舌上生刺喉如
煙火足心如烙脈洪大無倫按之微弱者宜十全大
補湯吞八味丸或問燥熱如此復投桂附不以火濟
火乎曰心胞相火附於命門男以藏精女以繫胞因

真水直且味論
六八用之

嗜慾竭之，火無所附，故厥而上炎。且火從腎出，是水中之火也。火可以水折，水中之火不可以水折。桂附與火同氣，而味辛，開腠裏，致津液，通氣道，踞其窟宅而招之，同氣相求，火必下降矣。是則桂附者，固治火之正藥歟。

坎乾水也，氣也。即小而井大，而海也。兌坤水也，形也。即微而露大，而雨也。一陽陷於二陰，為坎。坎以水氣潛行地中，為萬物受命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一陰上徹於二陽，為兌。兌以有形之水，普施於萬物之上，為資生之利澤。故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則此

二水可以悟治火之道。夫心火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無形之火也。無形之火，內燥熱而津液粘，以五行有形之兌水，劑之者，權也。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氣也。無形者也。以無形之水，沃無形之火，常而可久者也。是為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我既濟矣。醫家不悟先天太極之真體，不窮無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劑者，其於醫理尚欠大半。此趙氏之論，深得水火之原，而得水火不易之治法矣。

張按：百病之來，莫不因火而火之發，莫不因虛而虛之本，莫不由腎益水為萬物之原，火為萬物之父。其

原其父竝根於腎也凡腎元充足者則萬象俱安而疾病無矣故有心病而兼腎者脾病而兼腎者肝病而兼腎者肺病而兼腎者四臟有病不脫乎腎且人之賴以有生者全仗陰陽水火為用而腎乃陰陽水火之總根設陰陽失調水火偏勝百病生焉而治法之救陰者無非壯水補陽者無非益火然腎為水臟夏為火臟故救陰補陽者不求水之生火之原舍水火之臟而棄六味八味則不得其門從何而入猶植樹者而欲舍其根焉可望其生發耶惟脾胃驟虛且寒則溫補自從中治而有補中理中之說久則亦貴

之於腎更有八味加補骨指五味子之說也其餘不論內外眼目口齒胎產男婦百病凡屬陰虛及假陰假陽之症莫不尊此為聖藥

直陰不足
正治
之論

真陰不足則孤陽無依遊火易於浮越故宜甘溫甜靜之劑以養之酸鹹斂納之味以藏之人但知氣有餘便是火不知火之餘即是氣或為喘滿或為煩悶有餘者病氣也病氣之有餘正氣之不足也凡飲食之氣滯可以利之行之順之理之若浮越之陽氣惟宜導之納之斂之塞之以補為消此氣乃生身之本非同飲食之滯也若用順氣之藥適足以開走洩元氣

今病錄 卷之七 五和軒

四君補血論

之端辛燥之藥反足以致耗竭津液之患即芎歸陳皮之類辛香而潤亦可引動無根之氣升越失守之火上乘而為患也故並宜戒之且元氣既傷胃氣必弱香美之食入口未甘何况異味藥餌雖開胃扶脾之品寧無傷脾倒胃之虞故尤宜切忌異香惡味之藥到口便傷胃氣何能入腹奏功此張之鄙見也
四物以補血四君子以補氣四君子溫藥也補氣而兼能生血四物滯劑也味能補血先傷胃氣且味辛溫不能以補真陰張長沙用人參生新血陽生陰長也以血難驟補恐緩不及事故血脫而補氣夫參色黃

四物湯方論

白而味甘溫形色氣味俱能補氣生血近世以其難得而以者木代之孰知力小難成大功且性味更相懸絕蓋黃者固表專升衛氣白木燥濕能閉濁氣非若人參之冲和而純粹可以補接真神而為虛靈之用也諸虛以人參為君猶人以穀氣為主但視虛實為增損耳長沙治傷寒之聖外感且然而况於內傷者乎氣虛則生脉散不言者木血虛則三才丸不言四物洞然於中矣
丹溪治陰虛發熱於血藥四物湯亦分陰陽血藥之動者為陽芎歸是也血藥之靜者為陰地芍是也血之

陰不足者雖芎歸辛溫亦不用血之陽不足者雖姜桂辛熱亦用之此深得補陰之旨者矣然天地之道陽常有餘陰常不足而人身亦然故血者難成而易虧况草木無情安能生血不過以地芍能養五臟之陰芎歸能調營中之氣陰陽調和而血自生耳若失血太多氣息幾微之際慎勿與之蓋四物陰類非所以生物者也當重用參者故曰脫血者先益其氣蓋有形之血不能速生而無形之氣所當急固若與四物則芎歸辛竄耗氣動血反致氣血俱亡而死矣故諸虛損及胃虛氣弱之人皆不宜多服

古人治勞人參論

夫精生於血而陰從陽長故補氣補血均不可少然氣有生血之功血無益氣之理故曰獨陰不長又曰血脫補氣又曰甘溫能除大熱皆以春夏之令可以發育秋冬之氣不能生長且虛勞受補者可治不受補者不治葛可久神於治務其方多人參丹溪專主滋陰然用人參者十有六七自好古肺熱傷肺之說一起從而和之者有人以致後學持疑莫決殊不知金氣大傷非參不能保之且土旺而金生勿拘拘於保肺水旺而火熄毋汲汲於清心要知火與元氣勢不兩立一勝則一負非此空中生出有形之藥何能

以喘既敗之陽和而挽回垂絕哉若不知虛火宜補而誤投苦寒變症百出莫可救矣

吳鶴皋曰凡人之身有真火焉寄於右腎行於三焦出入於甲膽聽命於天君所以溫百骸養臟腑充九竅者皆此火也為萬物之父若此火一息猶萬物無父故其肉衰而瘠血衰而枯骨衰而齒落筋衰而肢倦氣衰而言微矣

補方不啻百種而大法不出有三曰陽虛曰陰虛曰中氣虛陽虛者先天稟受之真陽也即火衰不能蒸騰水穀以致飲食難化腿膝無力小便頻白不禁脉沉

久嗽治法

緩無力者是也須益火之原八味地黃丸陰虛者天一真陰虧損也咳嗽夜熱盜汗沾衣脉多弦數者是也須壯水之主六味地黃丸中氣虛者脾胃受傷手心熱息隨懶食氣自脉大無力即東垣內傷不足之症是也須補中益氣湯如此則折理明而用治當矣癆而久嗽肺虛可知即有熱症皆虛火也海藏以保肺為君故用紫苑阿膠以清火為臣故用知母貝母以參苓為佐者扶土以生金以甘桔為使者載藥以入肺五味子滋腎經不足之水斂肺家耗散之金久嗽者所必收也

論者成血氣病

癆瘵而用滋陰涼血者常也但生地阿膠麥冬丹皮之類皆性寒而潤胃虛食少者用之則復傷脾胃後天之元氣雖丹溪有氣病補血雖不中病亦無害也之語而不知其害已伏於中漸至胸膈痞悶飲食減少變症百出此皆陰滯之性損其冲和之氣也至若虛極之症細心調攝藥性純粹正可保其和平久則可望氣血漸長若調攝稍失藥性少有低昂病情尋竇變生便有莫可能禦之勢蓋因中氣甚弱無力可以抵當猶小舟不能重載微寒則寒病生微熱則熱病起微潤則瀉微燥則涸少偏氣分肺病為殃少偏血

秦凡醫甲散方論

分腓病乃起兢兢調攝難見其功少有偏枯即生大患何況氣病補血而無害者乎
骨蒸發熱脉細數而咳嗽午後甚者秦凡醫甲散最效
按秦凡柴胡風藥也熱極生風骨蒸非此不能引邪從毫竅而出醫屬陰而用甲者骨以及骨之義烏梅味酸引諸藥入骨而收其熱青蒿味苦能泄熱而殺蟲當歸味辛能活血而宜滯地骨皮地為陰骨為裏皮為表自陰至表以治在外無汗之骨蒸也知母上清肺金而瀉火下潤腎燥而滋陰故治有汗之骨蒸也立方周匝工穩極矣骨蒸初血液未至乾涸者宜

卷七 五十五 五支可引

之
務療主乎陰虛凡自子至巳屬陽自午至亥屬陰虛則
熱在午後子前寤屬陽寢屬陰陰虛則盜汗從寐時
出升屬陽降屬陰陰虛則氣不降痰涎上逆吐出不
絕脈浮屬陽沉屬陰陰虛則浮之洪大沉之空虛宜
用滋陰降火之劑又須遠嗜慾薄滋味靜心調養以
助之
張常治極虛之症對面人事不清而戶外之事反能
知之及見亡人鬼怪者此皆陽亡不足之象而即自
已遊魂所致但與補虛挽救而兼斂納之則神魂安

而見聞滅矣

紫河車真陰不足之人可煮而食之甚有奇功但男用
女胎女用男胎為妙否則若得雄壯婦人者亦可凡
病似呆非呆似癡非癡精神不正以此食之功效不
可盡述
有臨危索肉索飯飽食而逝者此脾虛津華竭絕肉食
力小不能以挽之也蓋脾虛則求助於穀食津潤則
求救於脂膏惟濃厚參湯可以挽之若肉食者止填
有迹之空虛焉能補無形之竭絕哉
虛勞不服參者為不受補者死勞嗽聲啞者死一邊不

死症之論

脉法

能睡者死久瀉者死大肉去者死吐血淺紅色似肉
似肺謂之咳自血必死從上下者骨痿不能起於床
者死謂從肺病而之腎也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
死謂從腎病而之肺也久而嗽血咽痛無聲為自下
傳上不嗽不痛久而溺濁脫精泄瀉為自上傳下皆
死證也久病脉沉細數者死骨肉相失聲散嘔血陽
事不禁日涼夜熱者死脉結者三日内死脉代者三
月内死左手脉細右手浮大勁急為正虛邪盛必死
脉細數骨蒸乾咳聲啞寒熱似瘧者死

脉經曰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蓋言心肺浮而在上

勞損
脉論

浮者主出故呼出心與肺為肝腎沉而在下沉者主
入故吸入腎與肝為脾位居中其脉在浮沉之中故
浮取候陽沉取候陰凡六部重手沉取損小輕手浮
取實大謂之陽盛陰虛輕手浮取損小重手沉取實
大謂之陰盛陽虛以尺寸論之則陽主寸陰主尺寸
浮者損小尺沉者實大謂之陰盛陽虛寸浮者實大
尺沉者損小謂之陽盛陰虛

寸口脉浮而遲浮則為虛遲則為勞○脉大為勞極虛
亦為勞○凡診虛弱細弦皆為不足陰陽俱虛之脉
惟平且見之日中則洪數矣○浮而大浮而弦者皆

脉論
卷之七
五十七

為火盛陰虛之脉甚多見之。○至數多而數者為至脉即陰虛勞症也。至脉緩而無力屬氣虛數而無力屬血虛。

形肉脫者死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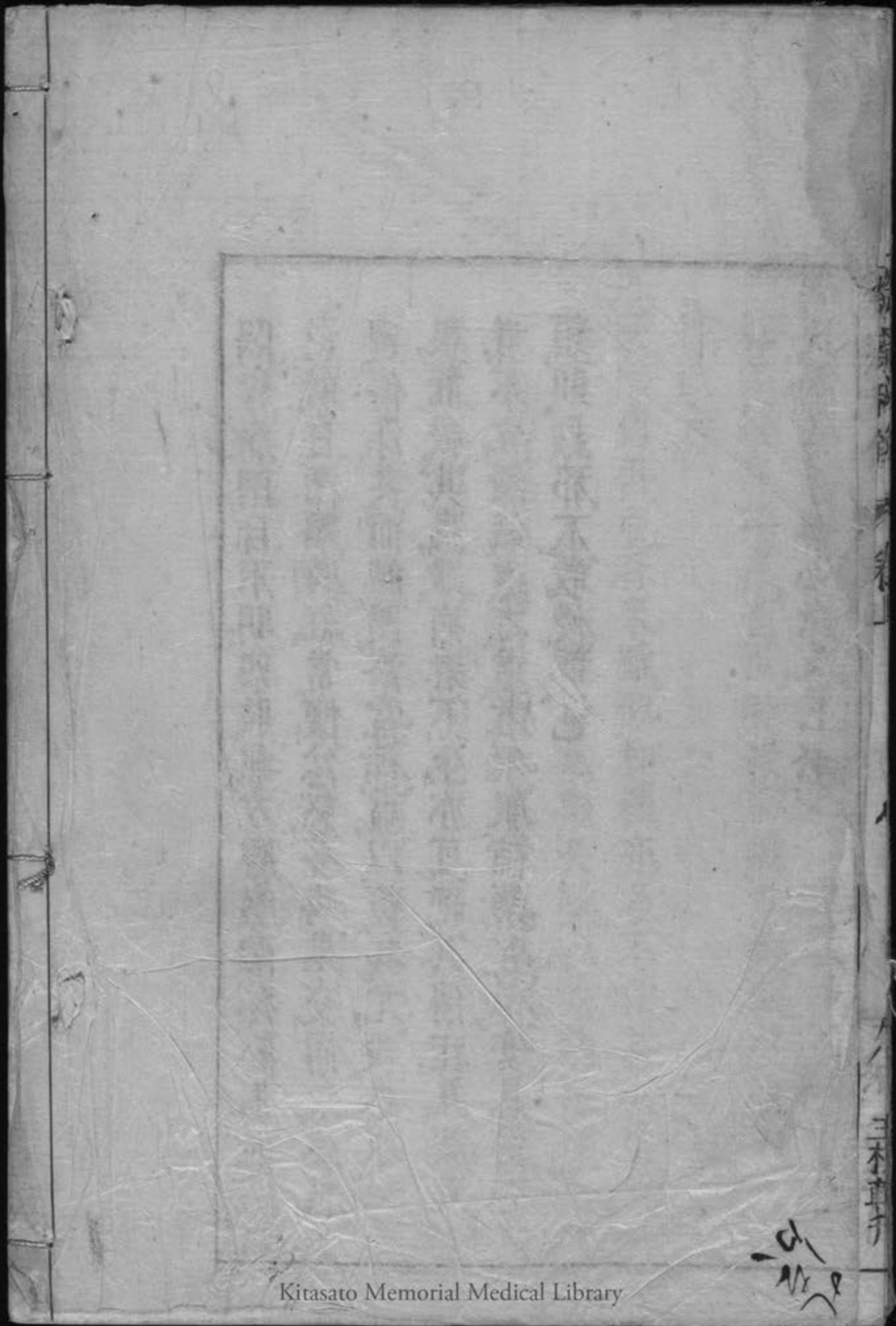
久病形肉俱脫脉來雖似和緩亦多不治蓋遷延日久客病無矣元陽虧極火氣微矣雖無六淫攻襲之苦然氣血斷難恢復幾希一線牽帶未完故脉疾徐得次雖似和緩然實無神也况肌肉者脾之所主土為萬物之母形肉脫者土崩而脾絕矣經曰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也。

勞瘵傳尸症論

虛癆熱毒積久則生惡蟲食人臟腑其證蒸熱咳嗽胸

悶背痛兩目不明四肢無力腰膝酸疼臥不能寐而色眊白兩頰時紅常懷忿怒夢與鬼交同氣連枝多遭傳染甚而滅門汰當補虛以復其元殺蟲以絕其根能殺其蟲雖病者不生亦可絕其傳症凡視此病者不宜饑餓近之虛者須服補藥宜佩安息麝香之類則蟲邪不敢侵襲也。

馮氏錦囊勞瘵秘錄卷上終



Kitasato Memorial Medical Library

Handwritten mark or signature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cover.

